



禾苗下绿

短篇小说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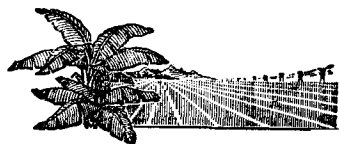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本草綱目

卷之四





禾苗正绿

短篇小说集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二年四月

禾苗正绿

短篇小说集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10111·26 每册 0.45 元

目 次

新航道.....	林振勇 (1)
点炉.....	金化冰 (12)
禾苗正绿.....	陈向阳 (31)
贫农代表.....	薛昌青 (47)
红芽.....	林 棘 (58)
接印之前.....	余松岩 (72)
赤脚书记.....	连 珊 (83)
金色的秋天.....	王启基 (93)
路.....	洪志海 (102)
同心井.....	黄 铁 (118)
传医记.....	侯 直 (124)
补课.....	东 晓 (135)
“鱼眼”.....	朱海文 (142)
二槽谷的风波.....	阮立威 (157)
风雨会车.....	谭 江 (169)
小叔子的婚事.....	向东生 (179)

编后

新 航 道

林 振 勇

正当我们把东涌大队的最后一台水泵修好，刚一回到船上，夜雨就哗啦啦地下了起来。有一个调皮的车工提了个铁桶，“吭唷吭唷”地边走边装着很疲劳的样子喝开旁人。人家问他又在耍什么新花招了，他压着怪嗓子嚷道：“老天爷晓得大伙累，在给我们端洗脸水来了，还能不快点去还礼给他老人家？！”他的话直把大伙逗得乐呵呵的。

这时，我正在沉思着这些天来，我们这只被贫下中农称为“流动车间”的一号支农船上，日夜丁丁当地忙得不可开交，当下适逢夜雨，该让大家好好休息一下了。

“小伙子们，今晚美美地睡个透觉，明早开航！”我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岸上就有人叫我去听电话。

原来是厂里通知，说为了加强我们的力量，决定增派刚从工宣队回厂的严铁昌来担任副船长；并且说严铁昌赶到西涌后，就接到了一项突击机修任务，要求我们连夜赶到西涌

去。

我们的机船在黑沉沉的夜间，顶着风雨，高速前进。小伙子们这时好象出征的勇士，腰间束起工具带，忙碌地在抹车床、整钳台，准备迎接又一个夜战。……

迎着从江面上扑来的夜风，我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。

严铁昌，十年前是我的师傅。记得我第一次站在他面前拿起钳工锤时，他望着我发愣的样子，用结满了厚茧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打锤怕砸伤手指，一辈子也当不了个好钳工。”我把牙一咬，狠狠地打了几锤，手心都出了血，连忙把锤扔在一旁。

严师傅跑去把红汞水和药棉取来，边给我敷药边慈和地笑道：“哈，还没有流泪呢。果真是个硬汉子！”这真把我弄得哭笑不得。他给我包扎好了伤口，用深沉的声音对我说：“你手上的血，叫我想起了自己学师的时候来了！”这时，他眉宇间的皱纹深深地露了出来。

“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”——严师傅回忆道：“那时我名为学徒，整天干的却是给老板娘打水、洗尿布的差事，没艺可学。一天晚上，我偷偷拿起锤子学打坑。突然背后闪出老板的肥手，他抢过我的锤子，硬把我的手按到铁砧上砸了三锤，凶神恶煞般的骂道：‘不尝尝这锤子味道，你就想把乞儿钵打成铁饭碗了?!’哎，那时候，锤柄子在人家手中呀！现在锤柄子掌在我们手里了，我们可要好好寻思用它来打出一个铁打江山！”

从此，在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，技术上我还可算得上一

把手。不久，我当了机修组长，严师傅仍旧当他的钳工组长。两年前，他参加工宣队搞斗、批、改去了，我担任了这穿行在珠江三角洲水网河汉地带，维修农机具的一号支农船船长的职务。现在想不到师徒俩又在一起工作了，怎能不使人高兴呢！为难的是：师傅当了我的副船长……

“呜——”汽笛把我从遐想中惊醒过来。目的地到了。我飞步走上堤岸，直向西涌大队跑去。

雨停了。雨后的沙田小路很难走，凹凸不平的路面象泼了油。待我气喘咻咻地赶到西涌大队部时，却找不到严师傅；大队的同志说，他早已去了南村。

我朝南村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灯光正晃荡着向这边移来。我赶忙迎了上去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呃，是小虎吗？”严师傅听出了是我，我也听出了是他。他走拢来，把小马灯往我脸上一照，一把拉住我的手高兴地叫了起来。“啊，小虎！我没调查研究，虚报军情，让你们苦赶了一场，我向你检讨来了！”说完，哈哈一阵大笑。我也被他那爽朗的笑语感染得呆呆地傻笑着。我摸着 he 湿漉漉的一身泥水，赶忙给他披上我的雨衣。

“你知道吧，”严师傅说：“我的心急病还没有改好。傍晚我刚到西涌，就听说那南村有一台拖拉机躺在田头两天没动了。我盘算它会是生了大病。刚巧那时厂里正打电话给大队，探问我到了没有，我就顺便把听到的情况向厂里提了一下，也想你们早点把工具带过来帮帮忙。我刚才先过去看

看，没料到只是一点小毛病。同几个小伙子机手合作弄了几下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现在铁牛已经回栏啦。但我头脑中的先验论还要待你给我批评，你说是不？”他摇着我的手臂，又哈哈地笑起来。

“哦，原来是一场虚惊！”我嘘了一口气。

“通过这件事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师傅问道。

“说明我们的支农工作还做得很差。”我随口答着。

“帽子大，未说到节骨眼。我看，农村的技术力量还太单薄。”

“都是一些刚出茅庐的小伙子嘛，这也难怪。”

“唔——要从我们这里找办法。”

“……”

正在说着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回到支农船停泊的堤上。只听得船舱里传出一片喧闹声，原来是小伙子们等得心急，正在争论着怎样去找我和严师傅。

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家。一船紧张的心情顿时转移到欢迎严师傅的兴头上：端热水，倒热茶，问长问短，高高兴兴地闹了一大阵。

那天晚上，到了众人都入睡了的时候，不知怎的，我还是翻来复去睡不着。躺在我旁边的严师傅知道我没睡着，轻声向我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不会是因为我当了你的副手，就使你睡不着吧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革命需要我当你的师傅，我就当你的师傅；革命需要我当你的副手，我就是你的副手。这有什么的？！我们现在同在一条船，共走一条道，是战友嘛！你可不要避着我，把我变成你的绊脚石。要撇开一切私心杂念，我们的心才能合在一块，才够得上互相称为同志呀！”

师傅的确是我的好同志。我们在西涌工作的这些天，干的有板有眼，配合得有节有拍。

可是，在启航离开西涌的前一天，我和严师傅争论起来了。

分歧的焦点是我们的航道要不要改变。

本来，我们原来的航线是根据照顾多数、航道畅通、沿途经过重点社队等几条原则制订出来，并得到厂革委会同意的。以往的几次航行，我们都遵循着这样一条既定的航道。

严师傅提出的新航道，是从西涌绕道到南平，再折回西涌口接上原来的航道。从地图上看，南平是这个水网地带最边远的小生产队，是毗连别区的一个自然村。如果按新航道航行，光是回程就得花费一整天时间。我不同意这个方案。

“老航道走熟了，老工作习惯了，就想着吃现成饭，在老圈子里打转！”严师傅的胡须楂子抖动起来。

“我们的支农船，能力是有限的，只能照顾到面上。”我边说边把一团擦手用的棉纱狠狠地丢进水里，显得有点烦躁。

“一开始这样做是可以的，但我们的工作应该越做越细呀！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要弄架直升飞机才行了！”

“凭你这种思想，有直升飞机还不行！”

“是呀，因为我没有这个工作能力呗！”

“这是因为你把支农仅仅看成是一项日常工作，所以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。如果你能把支农看作是我们的政治责任，眼光看得更远，劲就更大，能力也就练出来了！”

你看，这是多委屈人！说实在的，我们厂从过去不修理农机到修理，又从等上门来修理到跑上门修理，再从上门小修理到现在在船上安上车床、钻床、钳台，拉个“流动车间”来包修理。跨这几个大步子，我们可真是连吃奶力也用上了。

严师傅见我绷着脸孔不说话，方正的脸上泛出一丝笑意，他往我靠了靠，又说：“你再想想，撇着南平的阶级兄弟不管，我们放心吗？小虎呀，我们的支农船下水并不是万事大吉了，还要认真注意航线问题呀！”话虽是这么说，但我这时觉得严师傅也太固执了。

在严师傅的建议下，我只好把这个问题交给大家讨论。大伙儿争论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支持开辟新航道的意见。我这个船长也只好憋着一肚子气，按“群言堂”的意见办。

第二天中午，船第一次在南平抛锚。看热闹的人倒不少，可是，虽然经过我们一番宣传，晚饭过后，还没见一个人拿东西来修理。看着船上几个闲得慌的小伙子和冷清清的机器，我心头的焦烟就冒了出来。但副船长却闲悠悠地蹲在船台上抽纸烟。我压抑住不满的心情，走过去小声说：“严师傅，看见了吧！明天返航怎么样？”

严师傅站了起来，好象没有听到我的话，拍着我的肩膀

说：“小虎呀，我看这儿情况有点反常，我们今晚分头下户去了解一下。”

我和严师傅先到生产队找干部们谈了一阵，然后同大伙分头下户，一直搞到深夜。

到了我们都已回到船上的时候，严师傅却还没有回来。我和大伙交换了彼此了解到的情况，初步分析，我们到这里不“发市”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在我们到达前几天，已有人到这里把农具给修理过了。

情况明了，我就通知大家准备明天返航。

这时，我并没有庆幸自己原来的意见正确，而是感到当时由于没能说服严师傅，使国家的设备白白浪费工时的责任重大。只觉得喉咙一阵干焦，心火直往上烧。

严师傅终于回来了。为了不使他老人家过于难堪，我尽量把声音放得热情些：

“很晚了，快点睡吧！”

“问题很严重，你来研究一下。”他的语调很深沉，叫我被吓了一跳。他又问我：“今天调查的结果怎样？”我就把刚才的经过和分析向他说了一遍。大概因为同他所掌握的情况差不多，只见他略略点了点头。最后，我告诉他准备明天返航了。

“不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要追！”

“追什么？”

“追那个先我们到这儿修机器的是什么人。”

“人家也是支援农业抢修农具，难道还会是……我看，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！”

“不过，也不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！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让我有空好好思索一下他的话意，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口小螺丝钉放在我的面前，问道：“这东西如果让我们做，该收生产队多少钱？”

“不超过二角。”

“但是那个人却要了生产队三块钱！”

“三块钱！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这道理简单不过：这里，过去我们不来，那些家伙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”

“快把他揪出来！”我震怒得跳了起来。

“到那里去揪？”严师傅这时正优悠自得地吸着烟。“公社已经掌握了情况。”

“你反映啦？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李大伯刚才说，那个家伙是个搞资本主义自发的，平日装病赖死，瞒着生产队四出乱窜。”

“那明天还用得着我们去追他吗？”

“唔，既然现在你已经把他追出来了，当然就不要等到明天啦！”

“好家伙，原来你敲我的脑瓜来了！”

“通过这事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师傅又是这样问起我来。这次，我仔细地想了一下，才感叹地说：“原来从一颗螺丝钉里，也可以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！”

“亏你脑子还清醒，这下可算说到点子上来了。要不，我就非用十二磅大锤给你锤醒它不可！”说完，他轻轻地擂了我一拳，我亲热地推了他一把，师徒俩头一次象小孩子似的厮闹起来。

“呸，别吵醒大家！”

“明天还是按计划返航了吧？”

“你呀，脑子里为什么还没有‘责任’这个观念？老记着返航，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么！”严师傅脸上虽然余笑未息，但，这句话显然还是有点分量的。

“那还有什么可干的？”

“修农机嘛！”

“真的？在哪？”

“向领导汇报，还能有假的？！明天跟我去扛！”严师傅说得我脸红起来，他却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：

“我们大小都算是个领导的，心眼儿要灵一些，作风要深入一些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不了解师傅的意思，但他却不马上回答我的问题，只说：

“落户调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了解过那个一口螺丝钉要三块钱的人，在这儿修过的是些什么东西？他没修过的农机是不是都是完好的？”

“哦，这些我可没有调查过。”我被他这细致的发问弄得愕然了。

“问题就在这里了。”他顺手理了理斑白的头发，接着说，

“我也磨到现在才知道，这地方目前使用的机器还少，几个刚学开机的小伙子也还没掌握维修的本领，机器坏了，让那些只管骗钱的家伙乱折腾一顿。人一走，机器又哑火了。社员们眼见这样修来修去不中用，干脆算了，把一些坏机器搁着不修也不用。这儿有句顺口溜：‘机器机器，好时是机器，一坏就激气。’小虎呀，我们的调查研究要细一点深一些，抓着问题，才能为贫下中农争气呀！”

“您这一手，过去还没教给我！”我高兴得跳起来：“原来您还有保守！”

“说到那里去了。这是因为我也只是这些时日才学到这一点呗！”

“到哪里学的？”

“在实践中。”

“唔，时间不早了。您干脆说说，明天到底还有多少东西要修的？”

“三台水泵，四台马达！”

.....

我们带着特别激动的心情，把南平的农机具修好。第三天早晨，我们又登上了新的航程。途中，我把严师傅从小伙子堆里请回办公仓。

“严师傅，我们来研究研究下一次的航线吧！”我恭敬地给他倒了一杯热茶。他高兴地点着头说：“年青人的脑瓜就是一点就转，这回想的是到火候上了。”

“看您还有什么好主张？”我呷了一口茶，微笑地看着他。

严师傅放下茶杯，沉思起来。过了一会才说：

“这几天我在琢磨着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西涌大队拖拉机坏了两天还修不好？南平生产队花了三块钱才换一口小螺丝钉？这是因为眼前农村里还缺乏一些会拿锤子修机器的贫下中农。”

“这是个大问题，我们能解决吗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大伙儿的事。但是，本来我们也有办法，就是还没有使出来。”他那火辣辣的眼光扫了我一下。“比如说，我们每到一处地方维修机器，就同队里联系，请一些社员上船跟班学习，这就可以逐步培养出本地的机修力量了。”

“做不到！做不到！我们干脆用办学习班形式，边给他们讲维修知识，边让他们跟手干，理论联系实际。”我的脑子给严师傅的启发弄活了，高兴地叫了起来。只见他点了点头，说了声：“好，就这样吧！”起身就走。

“去哪？”我连忙叫住他。

“搞‘群言堂’嘛，去发挥一下大伙的积极性！”

“不要忙，你再坐坐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航线问题还没有研究呢！”

“你看你，刚刚不是研究好了？朝着这个方向走，航线不是定了么？！”

我猛击了两下脑门，眼前突然明亮了：“呵，原来是这样！”

严师傅也哈哈大笑起来，急忙拉了我一把，说：“等下靠岸了，还不快点走！”

点 炉

金 化 冰

一

秋末冬初，甘蔗在田地里熟了。

座落在枫江畔的一个甘蔗化工厂忙转了。工人们正在喜气洋洋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榨季生产。

要说忙，动力车间最忙。根据厂党委的指示，要把那台改建成沸腾式的四号锅炉点起火来，多出汽，多发电，确保今年各项综合利用产品任务的胜利完成。

试炉组的同志们早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：搭排栅，安装油泵和喷油枪，打制铁钎和铁耙等点炉工具，煞是繁忙紧张，热气腾腾。

几个组员正在炉旁的一块小空地上，把大卡车运来的木柴卸下来。技术员兼副组长赵大海在一副铁筛前，光着膀